娘娘駕到

Here Comes the Empress

■ 文 | 王淑惠 花蓮慈濟醫院血液腫瘤科專科護理師
攝影 | 楊舜斌

原來，電視上所上演的中國古代連續劇，也可以運用在我的臨床溝通照護上啊！

娘娘不再怕打針

猶記得 2013 年 12 月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因乳癌合併多處骨轉移而疼痛不已，在家人和主治醫師的勸說之下終於願意住院接受生平第一次的化學治療。

她的家人不斷強調她怕打針、怕痛，更害怕化學藥物注射可能會產生的噁心、嘔吐，希望我們都盡量讓她睡著。心中滿是狐疑，我先跟她說明，沒想到接著準備扎針時，她立刻發出宏亮的哭聲，聲音大得傳到其他病房區，大家都嚇到了。

想到家人提點說她喜歡被稱「娘娘」，無時無刻也待娘娘般的伺候著。於是乎，我只好學著中國古代禮儀來跟娘娘溝通這些現代的西方醫學道理，再加上主治醫師的耐心安撫，她才放棄想脫逃回家的心，靜下來接受治療！

但並非自此就能得心應手的進行後續醫療，而是每一個動作都必須向娘娘「請示」，說明來意和治療副作用，她才願意配合，這種緊張和焦慮的氣氛著實讓照顧她的護理人員壓力不小。出院前，她開心的握著我的手說謝謝，強調幸好我們有耐心地鼓勵她，也尊重她的個性，她才能順利完成生平第一次的化學治療。

意外的是，在往後的回診，她都會要求家人一定要帶她來找我們撒撒嬌。從她家人口中感受到我們已經贏得娘娘的信任，任何治療疑問也都要向我們報告過，我們確認可以才執行。而聊天時，娘娘還跟我說她已經慢慢克服對打針的恐懼，聽了真替她高興。

玉里的老朋友

到現在仍對 10 幾年前第一位遇到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謝大哥一家人印象深刻。

謝大哥是花蓮玉里人，單身未婚，跟父母親在菜市場裡擺麵攤維生，一家人和

樂過日子，謝大哥的突然發病到來住院治療，一家三口從懵懂到驚慌，有賴於當時主治醫師耐心地慢慢解說，我們引導他們配合治療，也教一些其他的，例如：教謝大哥的父母坐電梯、學會看紅綠燈過馬路等等這些都市的生活規矩，相處久了也培養出像家人般的情感。縱使謝大哥最後仍不敵病魔往生了，但是直到現在，這一家人仍記得我們當時的革命情感，總是不忘熱情的招待和敘敘舊。

託付先生的信任

罹患大腸癌末期的素鳳，為了跟腫瘤細胞搏鬥而接受每兩週一次的化療，開始了長期的「花東鐵路來回之旅」，幾年後她先生得了口腔癌第四期，夫妻因此而情緒低落。經耳鼻喉科醫師詳細解說及鼓勵，先生重燃動力決定動手術積極治療。素鳳也拖著剛化療後的疲憊身體，緊接著去照顧準備手術的先生，我們也一起去替他們加油打氣。

就在手術前一天，素鳳當著我們和耳鼻喉科醫師的面前，說了一句：「我把我先生交給你們照顧了！」這心中的牽掛實在令人難過不捨，但她對於我們這麼信任。這就是臨床工作以來最大的成就感！後來素鳳病況惡化，體力逐漸衰退，但仍要求坐著輪椅來跟大家打招呼。她現在已是天使，而在我們心中，她仍是那一位純樸又善解人意的好病人。

結識了這麼多如家人的病人，讓我不禁思考，護理這門行業的成就，真的是能得到病患和家人的肯定及信任，這也就是我仍堅守護理崗位的原動力。

專科護理師王淑惠在工作中結識了這麼多如家人的病人，也得到病患和家人的肯定及信任。